

第一章 御賜姻緣

四月初夏，偏就乍暖還寒，十八那一日，雨幕傾瀉，水轉珠簾，天地之間一片混沌。

燕京城的百姓們晨起而出，瞧著這濕漉漉的天氣，紛紛感歎，「好年景呢。」

卻也有人念道：「這樣天氣成親，到底不是好姻緣。」

也不知是這感慨太多，還是老天爺變幻無常，總歸一夜過去，次日清晨再開窗，只剩一片晴空萬里、韶光淑氣。

到了十九這一日，到底無人再有閒心去感歎什麼了。

今日是永平侯府三少爺同安定伯府六小姐成親的大喜之日，這一場聖上親賜的良緣自是非同小可，從晨起時便喧鬧起來，燕京各處皆是大紅雙喜，喜慶又熱鬧。兩府中人似乎也相互較勁似的，永平侯府發喜糖，見人便要送，安定伯府則送喜餅，路過百姓皆有份。

如此熱鬧一整日，百姓們得了實惠，傍晚闔家納涼時，免不了好奇一句，「難道竟是門當戶對的錦繡良緣不成？」

然而此時，正端坐在喜房內的姜令窈，正盯著眼前厚重的織錦蓋頭，腰身挺直，身影綺麗翩躚。

「行雲，幾時了？」

姜令窈的聲音溫婉清澈，如同夏日潺潺流水，聽之沁人心脾。

蓋頭之外，守在喜床邊上的行雲看了一眼窗外天色，思量片刻道：「小姐，已經酉時了。」

姜令窈眉頭輕蹙，柔聲開口，「怎的這般時辰了，妳去瞧瞧，外面……」

她話音未落，就聽喜門外突然發出一陣喧譁聲，來者一行似有十數人，由遠及近，似已藉著樓梯上了二樓，轉瞬工夫，行人便至門外。

姜令窈圓潤的耳朵微動，就聽外面傳來一道少年嗓音，「三哥，鬧洞房。」

立即便有人跟著附和，「是了，鬧洞房、鬧洞房。」

哄鬧者男女都有，聽著都是年輕人，一時間吵吵嚷嚷，好不熱鬧。

姜令窈還未及反應半分，就聽到一道略顯低沉的嗓音道：「想來鬧我洞房，你小子要拿什麼珍藏給我？」

姜令窈秀眉微蹙。

鬧洞房的眾人：「……」

隨即，便是一陣哄堂大笑。

「三哥，你真是個貔貅，這會兒還拿鬧洞房營生。」少年叫叫嚷嚷的，也沒生氣。

那道低沉好聽的嗓音卻不疾不徐，繼續道：「給且不給？」

少年只得認輸，「成，給你便是，我那聽寶齋的存貨，三哥可挑一樣。」

他一大方，眾人就立即吵嚷著要進門，但高大的男人卻嚴嚴實實地站在門外，桃花眼尾含著水氣，語調也是氤氳而悠長的。

「一件？這不成啊，你們要鬧洞房，把我家娘子嚇著了可怎麼辦？小四，不給你三嫂也上件禮？」

新郎官話音未落，門內的新娘子心中一動，門外的人群安靜片刻，然後便哄然大笑。

另一道活潑的少女聲音響起，「三哥，安定伯府的六小姐是什麼性子，誰人不知？哪裡會嚇到。」

在一片哄鬧的聲音裡，新郎官的聲音清晰可聞。

姜令窈耳朵微動，就聽到他繼續道：「我媳婦是什麼性子？無論什麼性子，鬧我家的洞房就不能空手。」

這般的混不吝，卻不叫人生氣，只覺得好笑。

外面又鬧了兩句，就在姜令窈以為眾人作罷離開時，卻聽到外面小廝開始唱誦，

「四少爺贈白瓷梅瓶一個，五小姐贈織錦菱花緞一匹。」

姜令窈：「……」

這段家人可真有意思，大喜的日子，一個敢要，另一群也敢給。

就在連續不斷的唱報聲裡，鬧洞房的「禮金」也已交完，姜令窈只聽「啪」的一聲，喜房門隨之而開。

剛剛安靜的喜房，這一刻如同黑夜突明，一瞬熱鬧非凡。

在一片雜亂的腳步聲，姜令窈分辨出一道走在最前面，清晰而沉重的腳步聲，那人正一步一步，行至床前。

順著蓋頭下方狹窄的縫隙，姜令窈看到一雙團花織錦皂靴，來人此刻就站在她面前，似乎正垂眸看向她。

就在這時，邊上有人問：「三哥，你這是吃多了酒，昏頭了？」

「快掀蓋頭啊，讓我們瞧瞧燕京名門美人是什麼模樣。」

在催促聲裡，站在姜令窈面前的男人卻一動不動，絲毫不動搖。

「一呢，我段三千杯不醉，怎麼可能吃醉了酒？二呢，你們這些小兔崽子可規矩些，咱們家這娶的可是大家閨秀。」

小兔崽子們哄堂大笑，另外的姑娘們卻鬧道：「三哥，怎麼這就袒護上了？咱們也是大家閨秀呢。」

如此說著鬧著，跟在後面的大少夫人馮蓁蓁看不下去了，她輕咳一聲，道：「吉時快要過了，都別再鬧，小心老祖宗責怪。」

大嫂開了口，眾人才略收斂。

姜令窈聽到喜房內突然安靜一瞬，然後便是新郎官的嗓音，「娘子，為夫要掀蓋頭了，妳莫要怕。」

姜令窈放在膝蓋上的手緊緊交握在一起，她幾不可聞地嗯了一聲，那細嫩的嗓音似螞蟻般，在人心尖上爬出一道痕跡。

隨著她的首肯，一根喜秤從蓋頭下面伸進來，然後徐徐地，把滿室燭光映入姜令窈的明媚鳳目中。

身穿大紅喜服的新娘子身影窈窕娉婷，頗有竹蘭之姿，只看她鳳目微垂，薄唇輕抿，臉頰的弧度柔媚蜿蜒，順著通紅的耳根沒入纖細的下巴尖上。

這蓋頭一掀開，眾人便驚呼出聲，紛紛感歎兩個字——真美！

燈下美人，嫵媚多情，搖曳生姿。

似是被這麼多人瞧看著，美人很是緊張，她微微抬起頭，眼波流轉之間，把目光落到了新郎官面上。

四目相對，皆看見對方眼中的驚豔。

段家三少爺段南軻，今日的新郎官，可生了一張劍眉星目的俊秀容顏，他眉峰修長、鼻梁高挺，尤其那雙燦若星河的桃花眸子，臉上三分含笑，那其中的星河都在流轉。

真是個風流倜儻的俏郎君。

喜房剛才熱鬧得如同早上菜市，這會兒卻靜得落針可聞，眾人皆被這一對如意璧人震撼，一時間都回不過神來。

看著自己美若天仙的新娘子，段南軻也只是呆愣片刻就很快回過神來，朝她瀟灑一笑，然後俐落地坐在了她身邊。

而他的新娘子也掩面一笑，看起來當真是一對金童玉女，兩個人坐在一起，美得如同天宮畫卷，讓人流連忘返。

馮蓁蓁看著這一雙璧人，若不知兩人根底，當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可一想起自家三弟的性子，再想那三弟妹，那真是……

馮蓁蓁心中微歎，她看了喜娘一眼，喜娘才放下心裡的嘀咕，上前道：「吉時到了，該行合巹禮了！」

喜娘這一聲，可把眾人都叫回了魂。

少爺小姐們你看看我，我瞧瞧你，紛紛上前，七嘴八舌道：「三嫂，妳可真美，可那些千金小姐們怎麼都說妳壞話？」

說話的是侯府五小姐段佳寧，姜令窈瞧她不過十三四歲年紀，滿眼都是忿忿，倒也不氣，只是抿嘴一笑，「大概是嫉妒我的美吧。哦還有，五妹，謝謝妳的織錦菱花緞。」她展顏一笑，「破費了。」

她聲音輕柔，可這一句話，卻把眾人對金童玉女的美好幻景徹底擊碎。

什麼叫金絮其外敗絮其中，這一對新婚夫婦就是最好的詮釋。

段南軻卻似非常欣慰，他看著姜令窈誠懇道：「確實當嫉妒娘子。」

這一句倒是很體貼了，姜令窈看向他，臉兒微紅，笑靨如花，「夫君說的是。」

如此看著，兩人倒還算親和。

馮蓁蓁略鬆口氣，就怕他們一言不合把這星煌苑拆了，重建也是要花錢的。

喜娘得了令，又上了前來，笑道：「吉時到了。」

段南軻這便起身，對姜令窈說：「娘子，請。」

他一個眼神丟開，進來鬧洞房的兄弟姊妹便讓了讓，給兩位新人讓開一條路來。

段南軻似乎真是吃多了酒，他往前走了兩步，身形都有些晃，一邊揮手不用人扶，一邊還要扭頭看向自家美若天仙的新娘子。

就在這時，四少爺段南轍也不知怎的，剛好伸出了腳，正正好放到了段南軻的腳下面，只聽哎喲一聲，段南轍滿臉痛苦彎下腰，而被絆了一腳的段南軻則歪歪斜斜往姜令窈倒去。

這一切發生得太快，以至於姜令窈似乎嚇得呆愣在原地，來不及反應。

邊上的小姑娘們都嚇得閉上眼睛，不敢多看了。

可就在電光石火之間，段南軒腳下又轉，一個閃身砸在了自己七弟身上。

被砸得肩膀生疼的七少爺：「……」

這一砸，反而把段南軒自己砸醒了，他垂著眼眸，拱手朝姜令窈一推，「娘子，讓妳受驚了。」

他剛才看得真切，姜令窈並非嚇傻，她那雙璀璨的鳳眸裡甚至還含著笑意，似乎篤定自己不會倒在她身上。

而被新婚夫婿當眾道歉的姜令窈也嬌羞低下頭來，輕輕福禮，「夫君好生客氣。」

她眼眸之中哪裡還有半分嬌意，她剛才看得清清楚楚，段南軒分明是故意閃了一下腿，腳下卻根基穩固，即便她不躲，他也不會摔倒在地。

兩個人一躬一禮，再抬頭時，看向對方的眸子都噙著笑意。

這可真有趣啊。

合卺酒放在兩人手中，酒瓢上繫著紅線，在兩人之間輕輕擺動。

姜令窈看著段南軒，段南軒也看著姜令窈，兩人靜對而立，臉上皆是完美笑容。周圍人便開始起鬨，尤其是上竄下跳的段四少爺，瞧見這場面不由笑道：「當真是郎情妾意，良緣錦繡啊，快喝快喝！」

他這麼一說，新娘子姜令窈的臉立即泛起胭脂色，她似很是羞赧，半闔著眼眸垂下頭去，誰都不敢再看。

段南軒懶洋洋地瞥了段南轍一眼，然後才端了端手，對姜令窈道：「娘子，請。」姜令窈淺淺嗯了一聲，隨著他的動作端起酒瓢，她正要淺抿一口合卺酒，可低下頭時，只覺得手裡酒瓢被輕輕拉扯一下，她自己也跟著往前行了半步。

「哎呀。」姜令窈小聲驚呼。

順著酒瓢的紅線往前看去，她卻看到段南軒滿含笑意的桃花眼，「哎呀娘子，為夫忘了這紅線太短，那我往前湊一湊？」

他如此說著話，眼睛卻一瞬不瞬地落在姜令窈面容上，似是被她天仙容貌引去全部心神，一刻都捨不得分心。

姜令窈臉上更紅，似火燒一般，在眾人的起鬨聲裡，她並未躲閃，而是直接向前又踏一步。

段佳寧瞪大眼睛，然後便爽朗一笑，「三嫂，這才對！」

姜令窈抬頭看向段南軒，聲音溫柔，「夫君，請。」

段南軒勾唇一笑，「娘子，請。」

兩個人都有心趕緊喝完合卺酒，因此便都有些著急，然而酒瓢上的紅線似故意同他們作對，讓他們總是沒辦法同時吃到酒。

在兩人毫無默契的動作裡，喜娘終於姍姍來遲，「三少爺、三少夫人，兩位請並肩而立，如此便能暢飲。」

姜令窈：「……」

段南軒：「……」

妳怎麼不早說？

終於，合盞酒吃完，兩人又被安排坐在喜桌兩側，在吃了半只生餃子後，姜令窈的一句「生」，終於讓鬧洞房的眾人一起發出熱烈的哄笑聲。

「好事成雙，早生貴子！」

馮蓁蓁笑著上前，讓喜娘宣佈禮成，一邊把鬧著不肯走的眾人趕出了喜房。

待喜房內一瞬空蕩下來，馮蓁蓁回過身，往段南軻面上看過來。

她自是擔心兩人一言不合就鬧事，這大喜的日子，若是當真鬧得雞飛狗跳，那是叫外人看笑話，不過剛剛瞧著兩人似乎都還知道收斂，她這才放下半分憂心。

「好好待弟妹。」她最終只叮嚀一句，關門而去。

喜房內徹底安靜下來，姜令窈坐在桌邊，大抵是因吃了酒，臉上紅暈一直不落，她乖巧坐著，嬌弱柔順，似乎同傳聞中的那些事蹟毫不相干。

而另一邊，段南軻也端坐在桌側，正溫柔看向自己的新婚妻子。

「娘子。」他聲音能化成水，「勞累一日，可要早些安置？」

姜令窈低下頭，「嗯。」

段南軻臉上越發溫柔，簡直是柔情密意，「鳳冠霞帔沉重，娘子先去更衣吧。」

姜令窈正有此意，聽到這話便伸出手，讓行雲扶著自己進了內室。

聽著內室中傳來細微聲響，段南軻撐著微醺的側臉，玩味地擺弄著手裡的酒盅。

小廝聞竹跟在他身邊，壓低聲音問：「少爺……」

段南軻一揮手，聞竹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他卻開了口，「伺候洗漱。」

待的夫妻二人更衣洗漱，只穿一身素雅中衣坐回喜床上時，一瞬都有些啞然。

他們都是京中的勳貴之後，若說從未見過那便是胡說八道，但兩人名聲都不太好，從來玩不到一起，便無甚交集，誰也想不到，嗜金如命的虛榮女和放浪形骸的紈褲子卻被那一紙詔書，硬生生結締了姻緣事。

皇帝也不知因為何事，竟是把這毫不相干的兩個人牽扯到了一起。

但賜婚已定，聖旨已出，無人再敢更改。

不過，若是只看坐在一起的兩人，外人大抵只會說佳偶天成、郎才女貌。

只看臉，是多麼般配。

剛剛在外人面前還能唱念做打一番，此刻無人在側，兩人著實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。

段南軻安靜片刻，心中微動，眉峰輕斂，桃花眼中星光微閃，下一刻，他身形一晃，整個人似乎就要朝著姜令窈倒去。

已有過一遭經歷，這一回姜令窈沒嚇呆，她甚至還伸出了手，想要攬扶一下段南軻。

「夫君，怎麼了？」她聲音溫柔，滿眼都是關切，「可是身體不適？是否要喚大夫？」

面對新婚妻子的關心，段南軻似乎怕壓著她，咬牙往後一閃，歪歪斜斜地靠在另

一側的床柱上。

因這一番動作，讓他的臉也跟著紅了，不是羞赧，而是吃多了酒，酒氣上頭的顏色。

段南軻看著姜令窈素雅輕靈的面容，露出一個迷離的笑容。

「嗯，沒事，只是有些醉了。」他聲音低沉醇厚，不似尋常男兒清亮，卻有種讓人心尖麻癢的酥意，「娘子真美，是我之幸。」

姜令窈面容緋紅，她端莊坐在喜床上，柔軟素白中衣勾勒得她腰身纖細修長，「夫君也美，是我之幸，我很滿意的。」

被自己的新婚妻子誇美，若是尋常男人定會覺得尷尬，但段南軻臉皮一貫很厚，聞言竟笑了。

「甚好，我們都很美，即便日日對坐也是賞心悅目，這婚事穩賺不賠。」

姜令窈：「……」

此時喜房裡只剩兩人，沒了外人在，兩人臉上的柔情密意卻越發濃厚。

姜令窈眨了眨眼睛，她輕抿朱唇，嬌柔地看向段南軻，「夫君，既然如此，安置吧。」

瞧她的樣子，似是對段南軻這個美貌夫婿很是滿意，迫不及待就要就寢圓房了。

「娘子……」段南軻也很滿意，他紅著臉往前挪了挪，正待開口說話，卻一個不穩直接倒在了喜床上。

姜令窈眨了下眼，便聽到他「哎喲」了一聲。

「夫君，床鋪這般柔軟，怎麼也摔疼了？」姜令窈又湊過去，溫柔多情地問。

她這麼猛然靠近，一股幽蘭馨香撲鼻而來，段南軻卻伸手一掀，直接把被褥扯在了兩人之間。

「灑得可真多。」只看大紅錦被之下，是數不清的桂圓紅棗花生蓮子，段南軻隨手一摸，就抓出一大把，「這要是年節時候，夠咱們吃一席了。」

姜令窈忍了忍，還是沒忍住地笑出聲來。

「夫君，休要胡言，這是喜物呢。」

新婚夫妻兩人就一個躺一個坐，皆是滿面笑容，氣氛溫馨而甜蜜。

段南軻掙扎著爬起來，他歎了口氣，認命道：「娘子，妳先去桌邊坐，我把床鋪收拾一下，省得一會兒硌著妳。」

姜令窈十指不沾陽春水，自不會做這些活計，她道：「好，我都聽相公的。」

待得姜令窈出了屏風，一步一步去了外間，段南軻臉上的寵溺笑容霎時便收了回來。

他一邊掀開錦被，把裡面的紅棗等都露出來，一邊尋了一隻笸籜，往裡面一把把抓。

段南軻手上動作不停，腦中思緒也連續不斷。

他面沉如水，那雙漂亮的桃花眼卻透著寒光，若是此刻再看他，同方才的風流浪蕩迥然不同。

這姜令窈同他以為的很不一樣，她溫柔嬌弱又體貼入微，可與此同時，她也機敏、

果決，洞察入微。

想起她透著慧黠的漂亮眉眼，段南軻又重新勾起唇瓣，恢復了往日的完美笑容。原以為婚後日子不好過，但現在來看，倒是頗有些意趣。

在段南軻收拾之時，姜令窈則悠閒坐在貴妃榻上，鳳目在整間喜房裡上下梭巡。這應當是段南軻的寢室，分了裡外兩間，裡間自是架子床、屏風、衣架和箱籠，靠窗安置妝臺妝鏡，另一側則是燭燈和水盆。

跨過珠簾門，是臨時安置的喜桌，喜桌對面則是貴妃榻和多寶櫃。

這間喜房，裡裡外外所有傢俱皆是新的，沒有一絲一毫過往生活過的痕跡，也看不出段南軻的任何喜好，尤其是那張精緻非常的紫檀屏風，一看便不是凡俗之物。

「夫君。」姜令窈的聲音柔柔響起，「家裡這山水紫檀座屏可是出自御用監？」

段南軻手上不停，果斷答道：「是，是陛下御賜之物。」

姜令窈聲音再起，「真好，這才是侯府的體面，一看便很值錢。」

貪財又虛榮，隔著一道屏風，姜令窈似才微微展露出她的性子來。

段南軻聲音越發寵溺，「娘子放心，以後只管榮華富貴，絕不叫妳失了顏面。」

瞧瞧，這般大膽狂妄，不愧是段三少。

「甚好，甚好。」姜令窈似是滿意至極，「夫君果然不會叫我失望。」

一來一回，你來我往，唇齒機鋒打得好不火熱。

段南軻手腳麻利，很快就收拾好床榻，喚了姜令窈回來。

姜令窈身穿素白中衣，一頭長髮柔順披散，她踏步而來，如同仙子入夢。

段南軻似是已經看呆。

姜令窈坐到床邊，探過身來，面對面同他對望。

「夫君，多謝你，你待我真好。」

她軟軟的話語裡氤氳著讓人心癢的嬌嗔，飄搖的尾音如同風雨裡翩躚的蝴蝶，撲著翅膀不容拒絕地鑽入段南軻耳中。

段南軻臉上紅暈更甚，他深情回望她，「娘子，可安置了。」

他如此說著，傾身向前，而姜令窈也伺機往後一仰，一瞬便仰躺在柔軟的床榻上。

段南軻整個人趴伏在姜令窈身上，雙手撐在姜令窈耳畔，目光深情而迷離。

兩個人面對面，呼吸交融在一起，若是細嗅，皆是清新的薄荷味。

「娘子。」段南軻纏綿呼喚。

「夫君。」姜令窈呢喃答道。

姜令窈緩緩闔上雙眸，睫毛微微顫動，似很是緊張。

段南軻看著她秀美的面容，看著她不停搗動的睫毛，也看到了她輕輕抿起的嘴唇。

這丫頭，到底還是害怕了。段南軻心中微歎，他右手一捏，在自己的穴位上猛地一按，然後便往前壓去。

姜令窈只感到他離自己越來越近，最終……最終一個卸力，整個人砸在了自己身上。

她甚至來不及呼痛，就聽到了段南軻平穩的鼾聲。

「呼、呼。」

姜令窈：「……」

她輕輕推了一把段南軻，手上輕柔地扶著他躺倒在自己身邊，見他已經睡沉，她這才輕手輕腳給兩人蓋好錦被，合上帳幔。

在一片黑暗中，姜令窈臉上的迷離柔情瞬間全部退去。

她淡淡掃了身邊的男人一眼，唇邊勾起一抹冷笑。

段南軻，還是你厲害。

第二章 敬茶時哭訴

次日清晨，姜令窈循著往日習慣，辰時便準時醒來。

雖然已從家中閨閣搬到新宅，一夜過去變成人婦，身邊還多了個陌生的男人，但姜令窈依舊睡得很香。

一夜好眠之後，便是神清氣爽，但她並未立即睜開眼，只伸手在身邊摸了摸，直至摸到一手冰涼才睜開了眼眸。

段南軻已經起身，並且在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，逕自離開喜房。

姜令窈若有所思地歪頭看了一眼，這才坐起身來。

「小姐，可是要起了？」行雲在外問道。

姜令窈道：「起吧，今日還要敬茶。」

於是，行雲就領著聽雨和落雪一起進喜房內，伺候姜令窈穿衣洗漱。

今日姜令窈是成為新媳婦的頭一日，她穿著大紅織金妝花衫裙，頭戴全副金鑲寶石頭面，再配上濃豔妝容，朱唇勾笑，往那一站，整個人明豔照人，美麗非常。

段南軻剛一踏進喜房，便看到自己美若天仙的娘子。

他腳步微頓，臉上笑容越發燦爛，「娘子，晨安，娘子之美，燕京無人能及。」

若要比油嘴滑舌，段南軻稱第二，燕京怕是無人敢說第一。

果然聽了他的話，姜令窈眉眼一彎，嬌羞而甜蜜地笑了起來，「夫君，怎生如此直率，雖我就是燕京第一美人，也沒夫君這般誇讚的。」

瞧瞧，這夫妻倆一個敢誇，一個敢應，倒是臉皮都很厚。

應了這一句，姜令窈便穿上最後一件纏枝蓮紋雲肩，窈窕綺麗地向段南軻行來，

「夫君，晨安，該用早食了。」

段南軻伸出手，在她胳膊下虛虛一扶，夫妻倆親密非常地一起來到一樓膳廳。

膳廳中已擺好精緻早食，段南軻先請姜令窈坐，然後才坐在她身邊。

姜令窈眼眸微垂，目光落在膳桌上。

只見膳桌上擺了兩層盤碟，中間精緻的蓮花白瓷碟，上擺一圈六只芙蓉如意糕，粉白的花糕點綴在潔白的瓷碟上，有一種娉婷玉立的美。

其餘早食也是樣樣精巧，水晶蝦餃、糯米燒賣、桂花米糕、豬肉小包等不一而足，除此之外，邊上還跟了個伺候早食的小幫廚。

見兩位主子來了，小幫廚才殷勤問道：「三少爺、三少夫人，今日準備了雞絲麵和雞絲餽飪，少夫人想要哪一種？」

他話音落下，姜令窈便微一挑眉，頗有些意外地看向段南軻。

「夫君怎知我喜吃雞絲湯麵？」

一進這膳廳，在桌邊一坐，她立即便發現，桌上擺的早食皆是她愛吃之物。

段南軻好似有些意外，只衝姜令窈寵溺一笑，「我原本想著這些清淡精緻，能合妳口味，沒想到卻歪打正著，倒是咱們的緣分了。能得娘子喜歡，是我之幸。」這般言辭懇切，令新嫁娘簡直要熱淚盈眶，姜令窈微微轉過身，用那雙氤氳著水氣的鳳目看向段南軻。

她目光真誠而直白，一點都不躲閃，「原來夫君早起是為我準備早食，我還以為夫君不喜我，不想與我共處一室，這才早早起身。」

段南軻正在給她夾蝦餃，聞言溫柔一笑，「怎麼會，娘子這般天仙人物，誰會不喜呢。」

姜令窈笑容明媚，她自然而然地夾起那顆圓滾滾的蝦餃，直接放入口中，「唔，好吃。」

夫妻二人親親熱熱吃完早食，簡單收拾一番便一起往主院行去。

今日兩人起得都早，為了不遲到，可謂是一刻都沒耽誤。

永平侯府並非開國時勳貴，三十載前家國動盪，永平侯當時是燕京新調團營鎮撫使，以護衛京師，京師百姓。

那一年乃多事之秋，當今聖上不過才兩歲，永平侯段責英勇無雙，率領部眾誓死保衛紫禁城，因此在保衛戰之後被封為永平侯。

因是新貴，皇帝特允能在早年的英國公府邸上改建為永平侯府，因此只在花園中割出一半另立新宅。

三十載已過，大抵是因永平侯府人丁興旺，子孫滿堂，因此整個宅邸古樸厚重，欣欣向榮，滿園皆是青蔥綠意。

走在卵石小道上，段南軻聲音清潤，「祖父祖母都是慈祥長者，妳不用太過驚慌，只要按規矩行事便是。」

姜令窈聽得很是認真，掩面而笑道：「夫君也不用過分憂心我，我原也不是膽小之人。」

她倒是直接，段南軻訕訕一笑，話鋒一轉，卻道：「聽聞娘子最喜琳琅閣的頭面，也不知今日祖輩賞賜之物妳可喜歡。」

姜令窈也道：「琳琅閣的頭面精緻，但長輩賞賜也是慈愛之舉，自然都是喜歡的。」語罷，她也話鋒一轉，道：「聽聞夫君最喜跑馬，怎麼不見院中留有校場？以備夫君練身。」

段南軻接話極為自然，「星煌苑左近便是我父母早年居所，因著娘子新嫁而來，大伯母道打打殺殺終歸不好，便把校場開到念楓齋，咱們星煌苑特地給妳留了花園，讓妳可以蒔花弄草。」

姜令窈聽到這裡，不由越發感動，「夫君，你對我這般好，我不知要如何報答才是。」

她語氣真切，聽之讓人無不動容，只聽她哽咽道：「夫君，我以後一定會盡心盡力照顧你，不會叫你再孤單。」

段南軻的身世，其實還是有些坎坷的。

他父親是永平侯府的二老爺段簡江，原賜錦衣衛千戶，年紀輕輕便位高權重，只後來因案子同罪臣之女結緣，偷偷生下段南軻，原想養於外室，但段簡江在出公差之途意外染瘟，終是年輕離世。

段南軻的母親聽聞丈夫驟然離世，強忍悲痛地把段南軻放到永平侯府門前，回去後便自縊而亡，襁褓中的他就這麼失去了父母，成了侯府庶出三少爺。

姜令窈會如此勸慰他，乍一聽是對永平侯府全不熟悉，但若要深究，這段過往其實知之者甚少。

然姜令窈並不給段南軻試探機會，她目光微垂，眼底一抹紅暈乍然而起，「夫君，你父母雙亡，雖說有祖輩叔伯，到底已不是一門戶，我既嫁你，便是你至親之人。」聽到她如此坦誠，段南軻立即被感動得無以復加，他突然伸出手，握住了姜令窈柔嫩的小手。

兩個人的手就這麼突然地交握在一起，段南軻把她柔軟的指腹捏進手心裡，滿眼都是溫柔，「多謝娘子體貼，往後我一定真心待你，不叫你受半分苦楚，定然叫你榮華富貴，人人豔羨。」

姜令窈動了動柔軟的小手，笑靨如花地道：「好。」

兩個人在這柔情密意，另外一道聲音卻響起，「三哥，三嫂，趕緊去榮恩堂，祖父祖母已經在等。」

來者正是四少爺段南轍。

猛地被人看到自己同相公親熱，姜令窈不由面上泛紅，迅速收回手藏在身後，向段南轍見禮，「四弟晨安。」

段南轍同段南軻擠眉弄眼，「三哥，怎麼一夜都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便被段南軻狠狠掐了一把，於是委屈地閉了嘴。

「知道了，我不胡說八道。」

一行人又行一刻，便來到永平侯及其夫人一起居住的榮恩堂。

榮恩堂並非永平侯府的主院，在世子夫人掌管中饋後，侯爺便同夫人一起搬離主院，住到了花園邊的榮恩堂，說要好好賞景，因此榮恩堂就離星煌苑很近，慢步而來不及兩刻。

姜令窈一路來到榮恩堂外，緊張得額頭都出了汗，段南軻便又安慰兩句，才領著她進了榮恩堂中。

同幾乎稱得上雕梁畫棟的星煌苑不同，榮恩堂相當素雅，一進門便是滿園海棠，藉著海棠的幽香，踏著並未掃淨的落花，穿過青石板路，便一路進了明間。

段南軻和姜令窈這一對新婚夫婦一出現，便吸引了明間內所有人的目光。

永平侯同夫人端坐在正堂主位上，兩人瞧著皆是滿目慈悲，就連殺伐果決的永平侯都並無兇悍之氣，反而是言笑晏晏，看起來溫和可親。

在永平侯左手邊坐的是永平侯世子、世子夫人，右手邊則是三老爺、三夫人，以及段四夫人。

再往下一代，還在家的便皆站在父母身後，年紀小的弟弟妹妹皆看著新婚夫婦偷

笑。

段南軻掃了他們一眼，也不多話，直接領了姜令窈俐落跪在蒲團上。

姜令窈端莊一跪，跟著段南軻先給永平侯夫婦行禮，「給祖父、祖母問安，願祖父祖母松竹常青，康健永壽。」

如此說著，姜令窈便跟著三叩首，被叫起後起了身，端著茶碎步上前。

她道：「祖父，請吃茶。」

永平侯只笑著順鬍子，接過茶直接牛飲而進，被永平侯夫人白了一眼也不收斂，還道：「好，很好。」

姜令窈含蓄一笑，然後便又接過新茶碗，轉身送給永平侯夫人，「祖母，請吃茶。」

永平侯夫人也並未苛待，她接過茶，笑咪咪道：「妳是好孩子，以後同軻兒好好過，望你們琴瑟和鳴，恩愛永駐，幸福長久。」

姜令窈姿態恭順優雅，「是。」

緊接著，她又給幾位長輩敬了茶，然後同大少爺夫婦見了禮，這才坐下受了弟弟妹妹們的見禮。

如此這麼一折騰，兩刻便過去了。

永平侯府看起來是很和善的人家，無論以前姜令窈名聲多不好，人家也沒半句指摘。

待得敬茶禮成，永平侯夫人才發話，「咱們家沒那麼多規矩，不用晨昏定省，就免了這虛禮，你們新婚燕爾，自過自己的小日子去，早日誕下重孫才是要緊，三孫媳婦，若是受了委屈，只管同我說。」

這不過是客氣一句，結果姜令窈卻突然起身，來到蒲團處重新跪了下來，再抬頭時，已是淚流滿面。

「祖母，您說得可是真的？」

永平侯夫人摳著扇子的手一頓，驚訝地看向姜令窈，「怎麼了孩子，難道軻兒真欺負妳了？」

姜令窈哭得梨花帶雨，好不可憐，她小心翼翼瞥了一眼滿臉震驚的段南軻，然後便哽咽地道：「祖母，我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，夫君他，夫君他……夫君他不行啊！」

她這一句話，把整個明間的歡聲笑語一下沖散，明明是大喜的日子，可眾人偏就笑不出來。

永平侯夫人臉上慈愛的笑容一僵，她下意識看了一眼段南軻，聲音略帶顫音，「孫媳婦，妳說什麼？」

姜令窈看了看眾人，又試探地看了一眼段南軻，見他正青著臉瞪自己，不由嚇得往後一縮，往前挪了挪雙膝，「祖父、祖母，我怕，我不敢說。」

她說著，不由掩面而泣，可憐至極。

侯爺夫婦還未來得及開口，段南軻便冷笑一聲，「姜小姐也會怕？」

剛剛還柔情密意喚人家娘子，這會兒就翻臉不認人了。

姜令窈哭得傷心欲絕，哀求道：「祖母，我可怎麼辦啊，夫君如此，我也不想活

了。」

永平侯：「……」

永平侯夫人：「……」

段南軻：「……」

永平侯世子夫人瞧這樣子，再看看滿臉好奇的晚輩們，忙柔聲開口道：「好了，敬茶已過，老三跟老三媳婦便陪著父親母親多敘敘話，說些家常事。」

段南轍忍不住噴了一聲，「怎麼還不叫聽了。」

段三夫人回頭瞪了他一眼，跟趕鴨子似的，「聽什麼聽，是你能聽的嗎？趕緊回去讀書，你跟別人不一樣，你得靠自己。」

段三夫人陰陽怪氣一句，趾高氣揚地領著不吭聲的段三老爺快步離去，她一走，段南轍跟段佳寧就不好再留，也只得不情不願地挪走了。

無論如何，眨眼工夫，明間便只剩侯爺夫婦以及新婚夫婦四人，就連下人奴婢也都退了下去，不敢在裡面多逗留。

待人都走了，永平侯夫人才溫言道：「好孩子，妳快起來，有什麼話咱們慢慢說。」姜令窈卻是不起，她甚至又看了一眼段南軻，渾身都顫抖起來，「我不敢起，夫君會打我的。」

永平侯夫人略有些富態，她面容慈愛、眉眼含笑，是個很喜慶的面相，而她身邊的永平侯也是慈眉善目、精神矍鑠，兩個人都是知禮慈悲的長輩，只是他們似乎有些偏向段南軻，只聽他們對新過門的孫媳婦之言，便能窺見一二。

姜令窈敢如此唱念做打，便是吃準了他們不會拿自己如何，且自己所言其實拿捏了段南軻的短處，作為喜愛孫兒的長輩們，他們定不會樂見孫兒的短處滿世皆知。永平侯夫人看了看滿臉鐵青的段南軻，又看姜令窈哭得好不可憐，這回倒是沒再勸，只是遲疑地問：「軻兒，你……你到底……」

隨著她的話，段南軻面色更差，永平侯夫人同丈夫對視一眼，不由得歎了口氣，「要不，我遞上牌子，請太醫給你瞧瞧？軻兒，年紀輕輕，可不能諱疾忌醫啊。」段南軻臉上青筋都快爆起來了，他咬牙道：「祖母，都是姜小姐汙衊孫兒，孫兒怎麼可能……怎麼可能不行！」

他這般言語顛倒，倒是讓姜令窈抓住了把柄，「怎麼不能？洞房花燭你都睡死過去，人事不知，祖母，我可怎麼活啊，我健健康康嫁進來，以後卻要守活寡，這幾十年日子可怎麼過，我不活了。」

她說著，哭聲簡直能把房梁掀翻。

段南軻被她哭得頭都疼了，也有些氣急敗壞，不由得口不擇言，「那妳就別活。」

「南軻！」永平侯適時開了口，他臉上笑意微斂，通身氣勢便顯現出來，他直勾勾看向段南軻，臉上依舊慈愛，可說出來的話卻帶著訓誡意味。

「南軻，你的妻子青春年少，有了委屈自要同長輩哭訴，而你是男兒，更要包容妻子，萬事都不得太過剛愎自負。」他說著，目光微微下移，看向了姜令窈。

姜令窈肩膀一顫，不敢同永平侯對視，只掩面抽泣。

永平侯語氣和緩下來，「孫媳婦，我們永平侯府家風清正，絕無通房之說，也從

來約束子嗣不許胡鬧，故而確實不知他身體如何。」

段南軻：「……」合著您兩老都信了？

永平侯瞥了欲言又止的段南軻一眼，繼續道：「但南軻一貫身體康健，昨夜之事也興許是意外，而且……」說著，他丟給老妻一個眼神，讓她接話。

永平侯夫人歎了口氣，這一次她語氣略重，「而且夫妻一體，既成了夫妻，便要攜手共度一生，孫媳婦以後有什麼話，有什麼委屈，可先同南軻說，夫妻兩個坐下談一談，興許就沒有許多誤會，若是南軻實在不成樣子，妳再來尋祖母，可好？」這麼一哄勸，似是當真把姜令窈勸住，姜令窈沉默片刻，終是放下衣袖，給兩位長輩行了大禮，「是孫媳婦太過急切，讓祖父祖母為難了，孫媳婦有錯。」

永平侯夫人長舒口氣，終於又笑了，「這才對，軻兒，你說呢？」

段南軻臉上卻並未有所緩和，他不顧長輩的目光，直直看向姜令窈，「娘子，妳想要的究竟是什麼？」

雖是叫回了娘子，卻也一針見血，指出姜令窈這一場哭訴究竟為何。

若她當真因為昨晚之事生氣，在敬茶之前為何裝得如此溫柔小意、體貼溫順？茶敬完，門已過，便立即原形畢露，唱念做打好不熱鬧。

段南軻眼裡漸漸浮起些許厭惡之色，他見姜令窈沉默不語，語氣更重，「妳這般，不就是有所圖？且說來聽聽，興許我段家給得起。」

此時段南軻才稍稍明悟過來，從昨日到今日，姜令窈的言行皆有了答案，傳聞裡虛榮張揚的姜六小姐，跟他眼前這個哭哭啼啼的段三少夫人，說到底還是一個人。無利不起早，她也不甘心嫁給他，但聖旨已下，總要把好處拿捏在手裡才是關鍵。段南軻雖也浪蕩不羈，看起來張揚恣意，卻並非任人拿捏之人，姜令窈進門第一日就敢如此，若今日全憑她任性妄為，那以後定要翻天。

姜令窈此時已經起身，她徐徐來到段南軻身邊，坐在他身側的椅子上，然後便紅著眼睛可憐地看向他。

「夫君怎麼如此說話，我也是為了我們兩人著想。」她道：「若能夫妻和美，自是幸福至極，我所圖不過如此。」

姜令窈睫毛翕動，她一瞬不瞬地看向段南軻，很意外他三兩句便說中了自己的心思。

從昨夜至今，兩個人你試我，我探你，一番深情表演之後，是越發濃重的迷霧。

姜令窈輕咬朱唇，可憐兮兮看著段南軻，似是為剛才之事悔恨。

但段南軻已經不再看她，他似是已經厭煩，對她失去了全然的溫情，只起身衝著兩位長輩行禮。

「祖父、祖母，孫兒一貫不喜被人脅迫，若是旁人，孫兒定將其逐出家門，不予以再入，但這樁婚事由聖上親賜，無可更改，孫兒即便再混不吝，也不會罔顧家族興旺。但孫兒同姜小姐怕難成佳偶，以後孫兒便住一樓書房，同她各自為生，兩不相干。」

段南軻如此說完，轉頭看向滿臉驚訝的姜令窈，朝她淺淺勾起唇瓣，「娘子，這也是妳所願吧？為夫成全妳。」說罷，他衣襪一甩，轉身大步離去。

待他高大身影消失在重重粉白海棠中，姜令窈才嗚咽出聲，「祖母，夫君怎的生氣了？」

永平侯夫人還能說什麼？自家孫兒什麼脾氣，她比誰都知道，因此只得安慰道：「令窈，軻兒便是這般性子，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，回去你們好好說，好好哄一哄，便就好了。」

姜令窈起身，柔柔弱弱地對兩位長輩行了禮，這才紅著眼道：「是令窈太過魯莽，讓祖父祖母憂心了，令窈一定好好哄勸夫君，不讓祖父祖母擔憂。」

如此說著，她行過禮後便退了出去。

行雲正在門口候她，見她紅著眼出來，忙上前扶住她的手，「小姐……」

姜令窈悲傷地朝她擺擺手，行雲便不再多言，兩個人沉默回了星煌苑，路上有不少丫鬟小廝瞧見她哭紅雙眼的樣子，好奇之餘卻都不敢多看一眼。

第三章 御用監出命案

待回了星煌苑，姜令窈看著一樓門扉緊閉的書房，又看了正在忙的閨竹，見他也苦著張臉，便沒有為難他，只歎了口氣上了二樓。

待進了新房內，行雲這才開口，「小姐，剛哭那麼用力作甚，妳瞧瞧眼睛都紅了，怪難受的。」

姜令窈把頭上琳琅滿目的頭面一卸，很是閒適地靠坐在貴妃榻上，這才勾唇一笑。

「不賣力，這二樓又怎能歸我？」姜令窈重新選了一支海棠花釵簪在髮間，眼眸中波光流轉，「我倒是沒想到，段南軻竟是如此配合，所做皆正中下懷。」

行雲取了冷帕來，給她敷在眼睛上，又道：「小姐先敷一會兒，我去問一問。」

姜令窈嫁入段家，身邊帶了三個丫鬟，行雲是貼身丫鬟，還有兩個小丫鬟，一個高高瘦瘦的叫聽雨，一個可可愛愛又有點胖的叫落雪，都是姜令窈從小一起長大的身邊人。

行雲問的自然是機靈些的落雪，不多時，行雲便回來道：「小姐，姑爺回來就道要搬入書房，但並未從咱們這間喜房往外搬東西，而是從隔壁的次間搬了些被褥下去，小廝們幹活快，如今已經搬完。」

姜令窈取下帕子，鳳眸微瞇，「哦，那他豈不是早有準備？」

她淺淺闔上雙眼，把昨日入府過後的所有細節都回憶一遍，最終才睜開那雙漂亮的鳳目，很是篤定地道：「他厭惡我。」

姜令窈自也厭惡段南軻，不過她對新婚夫婿不喜自己絲毫不在意，反而怪道：「既然他真厭惡我，輕易不沾我身，那昨日為何裝那一副溫柔面容來？」

行雲站在她身邊，給她剝小丫鬟剛送來的新橙。

「小姐，抑或者是姑爺今日生了氣才會那般蠻橫，昨日瞧著姑爺已經被小姐迷住。」姜令窈右手撐著尖俏的下巴，有一搭沒一搭搖著團扇，「不，他似乎並未生氣。」她對段南軻的種種怪異之處皆生起好奇，但這份好奇不足以讓她再行試探，如今結果是她今日努力而來，輕易不能破壞這份婚後平靜。

「他說得沒錯，各自為生，兩不相干，其實是最好的。」姜令窈勾起唇瓣，笑容明媚而恣意，「真是一下子說到我心坎裡去了。」

既然段三少生了氣，不肯同她做一對「恩愛夫妻」，那她也就不用委屈自己。待姜令窈悠閒吃過新橙，又吃了一碗茉莉花茶，這才讓行雲等人請來星煌苑的管事鍾叔。

鍾叔如今已是五十上下的年紀，聽聞以前是段南軻父親身邊的侍從，如今在星煌苑替段南軻打理瑣事。

鍾叔頭髮花白，身形消瘦，面容也有些蒼白，瞧著並不是很康健的模樣，即便知道段南軻同她已經分房而居，臉上依舊很是客氣，「少夫人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姜令窈看著他一邊說一邊咳，不禁微微蹙眉，溫言道：「鍾叔，你若是身體不適，可以拿星煌苑的牌子請大夫，小病也傷身，可不能拖延了事。」

鍾叔沒想到她竟是先關心自己，臉上略微有了笑意，「唉，是我沒用，這幾日吹了風，這才有些風症，不礙事，少夫人莫要為我操心。」

她忙道：「我從家裡帶了滋補的人參，一會兒讓行雲包好給你送去一些，平日裡可煮水吃，正好補氣血。」

鍾叔知道不好推辭，便道：「謝少夫人賞。」

姜令窈這才道：「鍾叔，我從家裡帶來不少用慣的舊物，如今這新房好是好，卻實在住用不慣，不知我是否可換上自家舊物？」

鍾叔忙道：「少夫人儘管吩咐，我這就喚幾個小廝僕婦過來，保准今日就給少夫人準備穩妥。」

聞言，她開心一笑，「好。」

姜令窈的生母生下她後便離世，故她自幼在嫡母身邊長大，嫡母視她如己出，老伯爺也很喜歡這個聰慧開朗的孫女，因此她出嫁的嫁妝著實不少。

相比之下，反而是沒有母族、父親早亡的段南軻略顯窮酸一些，若非皇帝頗喜歡他，賞賜這諸多御用之物，這新房的排場還真擺不出來。

且說姜令窈，只看那一百零八抬嫁妝，就足足往永平侯府搬了整整一日。

不多時，鍾叔就領著三四個高高壯壯的小廝和五名僕婦過來。

姜令窈背著手在喜房內梭巡一圈，然後開始指示，「這兩個箱籠搬出去，把我帶來的黃花梨木衣櫃擺出來，對，就放在這裡。」

「衣架只一個不夠用，這邊再擺一個，好放衣裳。」

「這裡要擺兩個腳凳，我要在這裡擺富貴竹，家裡可有？」

其中一個年紀大的僕婦瞧著就是能人，她立即上前，笑道：「有，少夫人先說著，老奴記下一會兒去後院支領，若是沒有，老奴還能叫人去買。」

姜令窈滿意了，「很好。」

她每走一步就要改一步，為了讓這喜房符合她自己的喜好，就連午時都沒怎麼好好用飯，匆匆用過之後又繼續安排。

待得晚膳之前，看著佈置一新的臥房，姜令窈終於笑了，「很好，你們也辛苦了，行雲，賞。」

那叫紀嬪嬪的僕婦領著人謝過姜令窈，臨走時還擠眉弄眼，「少夫人以後想吃用什麼，只管吩咐老奴，老奴一定能給少夫人辦到。」

姜令窈便又笑，「好，知道了，我記下紀嬪嬪的名了。」

待到人都走了，姜令窈這才一腳踢開繡花鞋，軟軟躺倒在熟悉的絹絲錦被上。

「總算是弄完了，好累。」

行雲叫了聽雨給她捏腿，一邊道：「今日忙完，明日就鬆快了，一會兒再叫了水，小姐沐浴後就早些安置。」

姜令窈淺淺闔著眼，哼了一聲，便算是同意了。

用過晚膳，姜令窈舒舒服服洗了個澡，然後如同往日在家中那般，坐在貴妃榻上同行雲等人玩了會兒葉子戲，便就早早入睡。

姜令窈一貫好吃好睡，剛一躺倒在床上，便在熟悉的蘇合香中迅速陷入甜美的夢境裡，可這好夢卻沒持續太久，似剛睡了一兩個時辰，耳畔邊便傳來熟悉的嗓音——

「小姐，素凝來了。」

姜令窈猛地睜開雙眼，她坐起身來，眼眸中沒有絲毫困頓。

行雲掀開帳幔，外面一道纖細身影靜立床邊，說道：「大人，有案子。」

姜令窈點頭，並未多言，行雲便飛快取出鴉青色的夜行衣，一邊伺候她換上，一邊取出妝盒。

夜行衣窄袖收腿，外罩圓領直身，行走起來異常俐落，如此一換上，立即顯得她越發纖細高挑，幹練俐落。

姜令窈將一頭長髮全部束在素青髮帶中，然後便坐在妝鏡前，取了一枝眉筆，只在眉處畫了一筆，去了豔麗妝容，多了幾分俊逸之感，若不仔細看，不會認為這跟那妖嬈嫵媚，總是滿頭珠翠、綾羅綢緞的姜令窈是同一人。

可即便仔細看了，旁人也多不信，畢竟姜六小姐是什麼德行，京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姜令窈換好衣裳，便對來者道：「素凝，走。」

來者名喚沈素凝，是順天府尹特地配給她的副手，也是她的師妹，她身手俐落，武藝了得，很是機敏。

沈素凝便上了前來，一手攬住姜令窈的腰，一邊帶著她來到窗邊。

此時已是星夜時分，整個永平侯府寂寥無聲，除了提前鳴叫的知了，再無其他的聲響。

一樓書房此刻也是漆黑一片，段南軒應已入睡。

沈素凝低聲道：「大人，我來時已探查過，四周並無高手。」

姜令窈這才放了心，「好，速去速回。」

於是沈素凝攬著她從二樓窗戶一飛而出，待兩人離開永平侯府，沈素凝才放慢脚步，在巷口尋了早就拴好的馬，跟她兩人並騎。

沈素凝道：「大人，三更時打更人路過御用監，也不知怎的，御用監中門大開，他不巧往裡面看了一眼，便看到御用監正在造的鎏金佛塔上吊了個人，他速速報

了官。當時是琉璃坊左近三條巷鋪房應差，但還是被錦衣衛緹騎知道消息，現已進入現場徹查。」

姜令窈面色微沉，問：「哪一司接手？」

沈素凝聲音壓得很低，「北鎮撫司東司房。」

姜令窈蹙眉道：「怎麼會這麼巧？但既然錦衣衛接手，這個案子姚大人也爭了？」

沈素凝道：「不是姚大人爭的，是顧廠公示下，要錦衣衛和順天府協查。」

姜令窈略有些吃驚，「都驚動了顧廠公，那陛下豈非也已知曉？」

沈素凝道：「大人到了便知。」

姜令窈便沒多問，又過一刻，沈素凝便帶著她來到琉璃坊御用監之前。

御用監按理說是內廷二十四監之一，但因有工匠當差，所以並不在內廷之中，而是在琉璃坊開了塊地，高高圍了起來。

兩人一路策馬，行至御用監前巷才下了馬，姜令窈整了整袖口，把自己的腰牌取出掛在腰間，便領著沈素凝快步而出，直至御用監之前。

有錦衣衛插手的案子，門外已守了校尉，見到不速之客，一名年輕校尉便厲聲道：

「什麼人？」

姜令窈面色肅冷，她橫眉冷豎，快步上前，直接把腰牌在校尉面前一晃。

「順天府推官，我姓喬，你可以叫我喬大人。」

女子面容整肅，語氣篤定，不卑不亢，順天府推官是從六品，比錦衣衛校尉職級要高得多，因此校尉見她是必要稱大人的。

那校尉明顯有些愣神，不知要如何是好，他倒是沒想到，順天府竟然會有女推官，還這般強硬，但錦衣衛一貫跋扈，甭管是什麼大人，只要不認識便不會放行。

這年輕校尉立即便昂首道：「錦衣衛辦案，閒雜人等勿要入內。」

姜令窈卻並不生氣，她抬頭看了一眼天色，只平靜看著他。

「一、二……」

她不疾不徐地數著數，在校尉驚愕的眼神裡，當她數到三時，御用監的大門突然由裡而開，一道圓墩墩、胖乎乎的身影急步出現在眾人面前。

順天府尹姚沅，一邊擦著額頭的汗，一邊道：「這是我順天府的屬官，領命特來查案，還不快請入內。」

順天府尹親自來接，即便校尉再不情願，也還是放了行，一邊道：「姚大人，我們也是領命辦事，並非有意刁難。」

姚沅非常平和地笑笑，和事佬地道：「知道知道，所以我這不是來接了嗎？」

待得眾人繞過校尉進了御用監，姜令窈眼前一晃，便看到幾個大紅身影消失在鎏金佛塔之後。

其中一人身量高大、結實修長，白皙的面容在燈火之下閃著螢光，一瞬便吸引住了姜令窈的目光。

她微微睜起眼睛，只怪距離太遠，光線太暗，實在看不清楚真容。

姚沅也不給她走神之機，他伸出藕帶般的手指，指向佛塔高處，只見燈火瑩瑩，鎏金燦爛，滴滴鮮血順著寶相莊嚴的佛祖面容滑落，就似祂眼角流落的一滴血淚。

在佛祖穹頂之上，一個血人吊在佛塔之尖，他脖頸處橫插一把曲尺，似釘子一般，把他釘死在了佛塔之上。

死者雙目怒睜，似驚恐死亡突至，又似在生死之間，一眼看清虛無閻羅殿，可閻羅殿卻無人應答。

這鎏金佛塔約莫兩層樓高，通體鎏金璀璨，即便此時夜色深重，卻也是那般珠光寶氣，貴重非常，尤其是正面雕刻的佛像，蓮花觀音寶相莊嚴，只除了眼角那一滴血淚，周身手藝完美精湛，恍惚之間，當真會以為是菩薩下凡。

只可惜觀音無目，尚未點睛。

姜令窈仰著頭，瞇著眼看塔頂之人，待定下神來，她才道：「大人，依我之見，死者不是被曲尺釘在塔尖，他後衣領掛在了塔頂的塔剎上，因著今日無風無雨，所以死者掛得很牢固，並未墜落晃動。」

姚沅擦了擦額頭的汗，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剛錦衣衛的掌刑官也如此說，他們已經查完現場，便不久留，錦衣衛不擔仵作之職，只等咱們仵作驗屍，他們查看驗屍格目便是。」

姜令窈微微一頓，問：「姚大人，今日怎的這麼亂，又是錦衣衛又是咱們順天府，這案子到底誰做主？」

順天府三班六房，其中仵作房有兩名經驗老到的仵作，京中要案、大案一般就請兩位老仵作到場，若是案件歸於錦衣衛，便也是請順天府的仵作出驗屍格目，姚沅整天跟錦衣衛打交道，在錦衣衛那也還是有幾分薄面的。

說起這個，姚沅就要歎氣，他道：「咱們一邊查一邊說。」

姜令窈就領著沈素凝一起在四周一一查看，姚沅如同個藤球一般跟在後面，嘴裡念叨個不停——

「這案子一開始是錦衣衛接手的，他們東司房剛設立，聽聞主事的是個從四品的鎮撫使，還是陛下新提的帶俸官，興許是想做績。」他感歎一句，「錦衣衛升職不就靠功績，緝兇可是大功一件啊。」

「但是顧廠公也是手眼通天，錦衣衛知曉案情時，顧廠公也知道了，因是御用監的案子，他當即指派御用監左少監魏公公來了現場。魏公公一來就嚇傻了，說那鎏金佛塔是為太后的千秋奉壽，這鎏金佛塔染了血，御用監的第一匠人又身死塔上，這般著實是大不敬。」

「御用監的魏公公也很賊，他不當即下定論，而是加油添醋的報給了顧廠公，顧凜何許人也，他年方十八就煽動陛下和貴妃給他設立西廠，權勢滔天，手眼通神，聽聞此事涉及太后，又牽扯佛事，便立即手書一封，一封給錦衣衛，一封給了順天府。」

按理說，司禮監秉筆太監也無權干涉朝政，顧凜並非秉筆太監，可他同貴妃娘娘的情分到底不同，因此他出面理事時，各司鮮少不從，說到底，還是懼怕西廠暗探。

但這其中也有例外，內閣為其一，錦衣衛便是其二。

不過顧凜也聰明，這封手書可謂是情真意切，動之以情、曉之以理，因此錦衣衛

竟然首肯，願意協同辦案。

畢竟太后娘娘千秋就剩五日，若這佛塔呈不上，案子結不了，到時候陛下怪罪下來，誰都承擔不起，就連顧凜也不行。

姚沅囁囁囁歸囁，話卻說得明白，姜令窈一聽就懂了，「也就是說，兩司一起辦案，要儘快緝兇。」

姚沅長舒口氣，頭上的汗也終於擦乾淨了，「正是，不過……」

姜令窈淡淡道：「只不過東司房的新大人有了比較之心，想要藉著這個案子一舉成名，在陛下那多得幾分眼緣，是也不是？」

她如此說著，突然蹲了下來，並讓沈素凝舉了燈籠過來，仔細在地上探看。

「對對對，還是小喬聰慧，咱們順天府有妳，誰知道是誰贏呢？哦，妳也別緊張，只要破案，誰破都是破。」

姚沅倒是不介意同僚踩他上位，他能在這順天府尹任上當好差事，努力為百姓辦事，不留冤假錯案便可，待到任期一到，他能全鬚全尾走人，就是燒了高香，至於什麼名聲業績，那都是虛的，他一個外地人，哪裡有京中地頭蛇厲害，不得罪人就不錯了。

姚大人的好心態，整個順天府都知道，姜令窈自也不例外。

姜令窈沒有回答，她仔細查看地上的痕跡，末了，從腰間的荷包取出鑷子，從地上捏起一條染了血的麻繩。

這麻繩只有小指長，細細窄窄的，即便白日裡也難尋，更何況是在這烏漆墨黑的深夜。

沈素凝立即呈上布袋，讓她把麻繩放進袋裡。

「這鎏金佛塔已經全部造好，似就剩最後一道工序便完成，也正因此，所以這御用監前院已經打理得乾乾淨淨，就連佛塔下面的木橫都已經搭好，就等吉日送往宮中，既然已經清掃過一遍，這麻繩便是新物。」

姚沅也蹲下身，仔細看，「地上也有血跡。」

姜令窈點點頭，道：「此處地上有一條清晰的壓痕，之前似乎擺有其他東西，看這位置，應當是燈柱，但如今已經被撤走，不知道挪去哪裡，還得再查。」

姚沅四處張望，這才發現他們查案點的都是燈籠，掛在四周的牆壁上，但若鎏金佛塔之前趕工，那此處必有燈柱。

「李大，聽到喬大人的話了？」

李衙差立即拱手道：「大人放心，小的已經派人搜查御用監。」

姜令窈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也要查看工具用間、匠人住處等地，庫房也是重中之重。」

李衙差再一拱手，俐落退下。

另一邊，姜令窈一邊說，她身後的沈素凝就在書冊上快記，把疑點逐一列好。